

六韬 西周 姜尚

第一篇文韬

文师第一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，曰：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非，非虎非罴，兆得公侯，天遗汝师。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，为禹占，得皋陶，兆比于此。”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，卒见太公坐茅以渔。

文王劳而问之曰：“子乐渔耶？”太公曰：“君子乐得其志；少人乐得其事。今吾渔，甚有似也。”文王曰：“何谓其有似也？”太公曰：“钓有三权，禄等以权，死等以权，官等以权。夫钓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。”太公曰：“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鱼生之，情也。根深而木长，木长而实生之，情也。君子情同而亲合，亲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语应对者，情之饰也。言至情者，事之极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讳，君其恶之乎？”

文王曰：“惟仁人能受正谏，不恶至情，何为其然？”太公曰：“缗微饵明，小鱼食之。缗稠饵香，中鱼食之。缗隆饵丰，大鱼食之。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缗；人食其禄，乃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。以禄取人，人可竭。以家取国，国可拔。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呜呼！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。嘿嘿昧昧，其光必远。微哉圣人之德诱乎，独见乐哉。圣人之虑，各归其次，而立敛焉。”

文王曰：“立敛若何，而天下归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同乐，同好同恶，义也。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王再拜曰：“允哉！散不受天之诏命乎！”乃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

盈虚第二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何也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。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。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。”

文王曰：“古之圣贤，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昔者帝尧之王天下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其治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宇不埒，薨桷椽楹不

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粱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，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，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；廉洁爱人者厚其禄。民，有孝慈者爱敬之，尽力农桑者慰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，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鳏寡孤独，赈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，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”文王曰：“大哉，贤德之君也。”

国务第三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务，欲使主尊人安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爱民而已。”

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文王曰：“敢请释其故。”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务则利之。农不失时则成之。薄赋敛则与之。俭宫室台榭则乐之。吏清不苛扰则喜之。民失其务则害之。农失其时则败之。无罪而罚则杀之。重赋敛则夺之。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。吏浊苛扰则怒之。故善为国者，馭民如父母之爱子。如兄之爱弟。见其饥寒则为之忧。见其劳苦则为之悲。赏罚如加诸身。赋敛如取于己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

大礼第四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臣之礼如何？”太公曰：为上惟临，为下惟沉。临而无远，沉而无隐。为上惟周，为下惟定。周，则天也。定，则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礼乃成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位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。善与而不争。虚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听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。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止，不可极也。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明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。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。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辏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

明传第五

文王寝疾，召太公望，太子发在侧。“呜呼？天将弃予。周之社稷，将以属汝。今予欲师至道之言，以明传之子孙。”

太公曰：“王何所问？”文王曰：“先圣之道，其所止，其所起，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知非而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柔而静，恭而敬，强而弱，忍而刚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义胜欲则昌，欲胜

义则亡；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”

六守第六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不谨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三宝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六守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。”文王曰：“谨择六守者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富之而观其无犯，贵之而观其无骄；付之而观其无转；使之而观其无隐；危之而观其无恐；事之而观其无穷。富之而不犯者仁也；贵之而不骄者义也；付之而不转者忠也；使之而不隐者信也；危之而不恐者勇也；事之而不穷者谋也。人君无以三宝借人，借人则君失其威。”

文王曰：“敢问三宝？”太公曰：“大农，大工，大商，谓之三宝。农一其乡则谷足，工一其乡则器足，商一其乡则货足。三宝各安其处，民乃不虑。无乱其乡，无乱其族。臣无富于君，都无大于国。六守长，则君昌。三宝全，则国安。”

守土第七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守土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无疏其亲，无怠其众，抚其左右，御其四旁。无借人国柄。借人国柄，则失其权。无掘壑而附丘，无舍本而治末。日中必彗，操刀必割，执斧必伐。日中不彗，是谓失时。操刀不割，失利之期。执斧不伐，贼人将来。涓涓不塞，将为江河。荧荧不救，炎炎奈何？两叶不去，将用斧柯。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。不富无以为仁，不施无以合亲。疏其亲则害，失其众则败。无借人利器。借人利器，则为人所害而不终于世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谓仁义？”太公曰：“敬其众，合其亲。敬其众则和，合其亲则喜，是为仁义之纪。无使人夺汝威。因其明，顺其常。顺者任之以德，逆者绝之以力。敬之勿疑，天下和服。”

守国第八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守国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斋，将语君天地之经，四时所生，仁圣之道，民机之情。王斋七日，北面再拜而问之。”

太公曰：“天生四时，地生万物。天下有民，圣人牧之。故春道生，万物荣；夏道长，万物成；秋道敛，万物盈；冬道藏，万物静。盈则藏，藏则复起。莫知所终，莫知所始。圣人配之，以为天地经纪。故天下治，仁圣藏，天下乱，仁圣昌，至道其然也。圣人之在天地间也，其义固大矣。因其常而视之，则民安。夫民动而为机，机动而得失争矣。故发之以其阴，会之以其阳。为之先倡，而天下和之。极反其常，莫进而争，莫退而逊。守国如此，与天地同光。”

上贤第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王人者，何上何下，何取何去，何禁何止？”太公曰：“上贤，下不肖。取诚信，去诈伪。禁暴乱。止奢侈。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道。”太公曰：“夫六贼者：一曰，臣有大作宫室池榭，游观倡乐者，伤王之德。二曰，民有不事农桑，任气游侠，犯陵法禁，不从吏教者，伤王之化。三曰，臣有结朋党，蔽贤智，障主明者，伤王之权。四曰，士有抗志高节，以为气势；外交诸侯，不重其主者，伤王之威。五曰，臣有轻爵位，贱有司，羞为上犯难者，伤功臣之劳。六曰，强宗侵夺，陵侮贫弱，伤庶人之业。

“七害者：一曰，无智略权谋，而重赏尊爵之。故强勇轻战，侥幸于外，王者谨勿使为将。二曰，有名无实，出入异言，掩善扬恶，进退为巧，王者谨勿与谋。三曰，朴其身躬，恶其衣服，语无为以求名，言无欲以求利，此伪人也，王者谨勿近。四曰，奇其冠带，伟其衣服；博闻辩辞，虚论高议，以为容美；穷居静处，而诽时俗，此奸人也，王者谨勿宠。五曰，谗佞苟得，以求官爵；果敢轻死，以贪禄秩；不图大事，贪利而动；以高谈虚论，悦于人主，王者谨勿使。六曰，为雕文刻镂，技巧华饰，而伤农事，王者必禁。七曰，伪方异技，巫蛊左道，不祥之言。幻惑良民，王者必止之。

“故民不尽力，非吾民也。士不诚信，非吾士也。臣不忠谏，非吾臣也。吏不平洁爱人，非吾吏也。相不能富国强兵，调和阴阳，以安万乘之主，正群臣，定名实，明赏罚，乐万民，非吾相也。

“夫王者之道，如龙首，高居而远望，深视而审听；示以形，隐其情。若天之高，不可极也；若渊之深，不可测也。故可怒而不怒，奸臣乃作。可杀而不杀，大贼乃发。兵势不行，敌国乃强。”文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举贤第十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务举贤，而不能获其功。世乱愈甚，以致危亡者，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举贤而不用，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其失安在？”太公曰：“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其贤也。”文王曰：“何如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。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奸臣以虚誉取爵位。是以乱愈甚，则国不免于危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举贤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相分职，而各以官名举人。按名督实，选才考能，令实当其能，名当其实，则得举贤之道也。”

赏罚第十一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赏所以存劝，罚所以示惩。吾欲赏一以劝百，罚一以惩众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赏者贵信，用罚者贵必。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，则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。夫诚畅于天地，通于神明，而况于人乎。”

第二篇武韬

发启第十二

文王在丰，召太公曰：“呜呼！商王虐极，罪杀不辜，公尚助予忧民，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王其修德，以下贤惠民。以观天道，天道无殃，不可先倡。人道无灾，不可先谋。必见天殃，又见人灾，乃可以谋。必见其阳，又见其阴，乃知其心。必见其外，又见其内，乃知其意。必见其疏，又见其亲，乃知其情。行其道，道可致也。从其门，门可入也。立其礼，礼可成也。争其强，强可胜也。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，与鬼神通，微哉微哉。与人同病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恶相助，同好相趋，故无甲兵而胜，无冲机而攻，无沟堑而守。

“大智不智，大谋不谋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。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兽，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。若同舟而济。济则皆同其利，败则皆同其害。然则皆有以启之，无有闭之也。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。无取民者民利之；无取国者国利之；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，微哉微哉。鸷鸟将击，卑飞敛翼，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。圣有将动，必有愚色。

“今彼有商，众口相惑。纷纷渺渺，好色无极。此亡国之征也。吾观其野，草菅胜谷。吾观其众，邪曲胜直。吾观其吏，暴虐残疾。败法乱刑上下不觉。此亡国之时也。

“大明发而万物皆照。大义发而万物皆利。大兵发而万物皆服。”“大哉圣人之德。独闻独见，乐哉。”

文启第十三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圣人何守？”太公曰：“何忧何嗇，万物皆得。何嗇何忧，万物皆遁。政之所施，莫知其化。时之所行，莫知其移。圣人守此而万物化。何穷之有。终而复始，优而游之。展转求之，求而得之，不可不藏。既已藏之，不可不行。既以行之，勿复明之。夫天地不自明，故能长生。圣人不自明，故能名彰。

“古之圣人，聚人而为家，聚家而为国，聚国而为天下。分封贤人，以为

万国，命之曰大纪。陈其政教，顺其民俗，群曲化直，变于形容。万国不通，各乐其所，人爱其上，命之曰大定。呜呼！圣人务静之，贤人务正之；愚人不能正，故与人争。上劳则刑繁，刑繁则民忧，民忧则流亡。上下不安其生，累世不休，命之曰大失。

“天下之人如流水，障之则止，启之则行，静之则清。呜呼神哉。圣人见其始，则知其终。”

文王曰：“静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天有常形，民有常生。与天下共其生，而天下静矣。太上因之，其次化之。夫民化而从政，是以天无为而成事，民无与而自富。此圣人之德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公言乃协予怀，夙夜念之不忘，以用为常。”

文伐第十四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文伐之法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凡文伐有十二节。一曰：因其所喜，以顺其志。彼将生骄，必有奸事。苟能因之，必能去之。二曰：亲其所爱，以分其威。一人两心，其中必衰。廷无忠臣，社稷必危。三曰：阴赂左右，得情甚深。身内情外，国将生害。四曰：辅其淫乐，以广其志，厚赂珠玉，娱以美人；卑辞委听，顺命而合，彼将不争，奸节乃定。五曰：严其忠臣，而薄其赂，稽留其使，勿听其事。亟为置代，遗以诚事，亲而信之，其君将复合之。苟能严之，国乃可谋。六曰：收其内，间其外。才臣外相，敌国内侵，国鲜不亡。七曰：欲锢其心，必厚赂之。收其左右忠爱，阴示以利，令之轻业，而蓄积空虚。八曰：赂以重宝，因与之谋。谋而利之，利之必信，是谓重亲。重亲之积，必为我用。有国而外，其地必败。九曰：尊之以名，无难其身；示以大势，从之必信；致其大尊，先为之荣，微饰圣人，国乃大偷。十曰：下之必信，以得其情。承意应事，如与同生。既以得之，乃微收之。时及将至，若天丧之。十一曰：塞之以道，人臣无不重贵与富，恶危与咎；阴示大尊，而微输重宝，收其豪杰；内积甚厚，而外为乏；阴内智士，使图其计；纳勇士，使高其气；富贵甚足，而常有繁滋；徒党已具，是谓塞之。有国而塞，安能有国。十二曰：养其乱臣以迷之，进美女淫声以惑之，遗良犬马以劳之，时与大势以诱之，上察而与天下图之。十二节备，乃成武事。所谓上察天，下察地，征已见，乃伐之。”

顺启第十五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何如而可为天下？”太公曰：“大盖天下，然后能容天下。信盖天下，然后能约天下。仁盖天下，然后能怀天下。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。权盖天下，然后能不失天下。事而不疑，则天运不能移，事变不能迁。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故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

。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杀天下者，天下贼之。彻天下者，天下通之；穷天下者，天下仇之。安天下者，天下恃之；危天下者，天下灾之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处之。”

兵道第十六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兵道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凡兵之道，莫过于一。一者能独往独来。黄帝曰：『一者，阶于道，几于神。用之在于机，显之在于势，成之在于君。』故圣王号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，知乐而不知殃。夫存者非存，在于虑亡。乐者非乐，在于虑殃。今王已虑其源，岂忧其流乎。”

武王曰：“两军相遇，彼不可来，此不可往，各设固备，未敢先发。我欲袭之，不得其利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外乱而内整，示饥而实饱，内精而外钝，一合一离，一聚一散，阴其谋，密其机，高其垒，伏其锐，士寂若无声，敌不知我所备。欲其西，袭其东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知我情，通我谋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兵胜之术，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，复疾击其不意。”三疑第十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予欲立功，有三疑，恐力不能攻强，离亲，散众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因之，慎谋，用财。夫攻强，必养之使强，益之使张。太强必折，太张必缺。攻强以强，离亲以亲，散众以众。凡谋之道，周密为宝。设之以事，玩之以利，争心必起。欲离其亲，因其所爱，与其宠人，与之所欲，示之所利，因以疏之，无使得志。彼贪利甚喜，遗疑乃止。凡攻之道，必先塞其明，而后攻其强，毁其大，除民之害。淫之以色，啖之以利，养之以味，娱之以乐。既离其亲，必使远民，勿使知谋。扶而纳之，莫觉其意，然后可成。惠施于民，必无爱财，数衣食之，从而爱之。心以启智，智以启财，财以启众，众以启贤。贤之有启，以王天下。”

第三篇龙韬

王翼第十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帅师，必有股肱羽翼，以成威神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凡举兵师，以将为命。命在通达，不守一术。因能授职，各取所长，随时变化，以为纪纲。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；以应天道。备数如法，审知命理。殊能异技，万事毕矣。”

武王曰：“请问其目？”太公曰：“腹心一人，主赞谋应猝，揆天消变，总揽计谋，保全民命。谋士五人，主图安危，虑未萌，论行能，明赏罚，授官位，决嫌疑，定可否。天文三人，主司星历，候风气，推时日，考符验，校灾异，知天心去就之机。地利三人，主军行止形势，利害消息，远近险易，水

涸山阻，不失地利。兵法九人，主讲论异同，行事成败，简练兵器，刺举非法。通粮四人，主度饮食，备蓄积，通粮道，致五谷，命三军不困乏。奋威四人，主择才力，论兵革，风驰电掣，不知所由。伏旗鼓三人，主伏旗鼓，明耳目，诡符印，谬号令，闇忽往来，出入若神。股肱四人，主任重持难，修沟堑，治壁垒，以备守御。通才二人，主拾遗补过，应对宾客，论议谈话，消患解结。权士三人，主行奇譎，设殊异，非人所识，行无穷之变。耳目七人，主往来，听言视变，览四方之士，军中之情。爪牙五人，主扬威武，激励三军，使冒难攻锐，无所疑虑。羽翼四人，主扬名誉，震远方，动四境，以弱敌心。游士八人，主伺奸候变，开阖人情，观敌之意，以为间谍。术士二人，主为譎诈，依托鬼神，以惑众心。方士三人，主百药，以治金疮，以痊万症。法算二人，主会计三军营垒粮食，财用出入。”

论将第十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论将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有五材十过。”武王曰：“敢问其目？”太公曰：“所谓五材者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，信则不欺，忠则无二心。所谓十过者：，有勇而轻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贪而好利者，有仁而不忍者，有智而心怯者，有信而喜信人者，有廉洁而不爱人者，有智而心缓者，有刚毅而自用者，有懦而喜任人者。

“勇而轻死者，可暴也。急而心速者，可久也。贪而好利者，可赂也。仁而不忍者，可劳也。智而心怯者，可窘也。信而喜信人者，可诳也。廉洁而不爱人者，可侮也。智而心缓者，可袭也。刚毅而自用者，可事也。懦而喜任人者，可欺也。

“故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存亡之道，命在于将。将者，国之辅，先王之所重也，故置将不可不察也。故曰：兵不两胜，亦不两败。兵出踰境，不出十日，不有亡国，必有破军杀将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选将第二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举兵，简练英权，知士之高下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夫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，有贤而不肖者；有温良而为盗者，有貌恭敬而心慢者；有外廉谨而内无恭敬者；有精精而无情者；有湛湛而无诚者；有好谋而无决者；有如果敢而不能者；有恹恹而不信者；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；有诡激而有功效者；有外勇而内怯者；有肃肃而反易人者；有嗃嗃而反静恚者；有势虚形劣而出外无所不至，无使不遂者。天下所贱，圣人所贵；凡人不知，非有大明不见其际，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。”

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太公曰：“知之有八征，一曰问之以言，以观其

详。二曰穷之以辞，以观其变。三曰与之间谍，以观其诚。四曰明白显问，以观其德。五曰使之以财，以观其廉。六曰试之以色，以观其贞。七曰告之以难，以观其勇。八曰醉之以酒，以观其态。八征皆备，则贤不肖别矣。”

立将第二十一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立将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，召将而诏之曰：『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今某国不臣，愿将军帅师应之。』将既受命。乃命太史钻灵龟，卜吉日，斋三日，至太庙以授斧钺。君入庙门，西面而立。将入庙门，北面而立。君亲操钺，持首，授将其柄，曰：『从此上至天者，将军制之。』复操斧，持柄，授将其刃，曰：『从此下至渊者，将军制之。见其虚则进，见其实则止。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，勿以身贵而贱人，勿以独见而违众，勿以辩说为必然。士未坐勿坐，士未食勿食，寒暑必同。』如此，士众必尽死力。

“将已受命，拜而报君曰：『臣闻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御。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』臣既受命，专斧钺之威。臣不敢生还，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。君不许臣，臣不敢将。君许之，乃辞而行。

“军中之事，不闻君命，皆由将出。临敌决战，无有二心。若此，则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敌于前，无君于后。是故智者为之谋，勇者为之斗；气厉青云，疾若驰鹜；兵不接刃，而敌降服。战胜于外，功立于内。吏迁上赏，百姓欢悦，将无咎殃。是故风雨时节，五谷丰登，社稷安宁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将威第二十二

武王问曰：“将何以为威？何以为明？何以禁止而令行？”太公曰：“将以诛大为威，以赏小为明；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。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，杀之。赏一人而万人悦者，赏之。杀贵大，赏贵小。杀其当路贵重之人，是刑上极也。赏及牛豎马洗养之徒，是赏下通也。刑上极，赏下通，是将威之所行也。”

励军第二十三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三军之众，攻城争先登，野战争先赴；闻金声而怒，闻鼓声而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有三胜。”武王曰：“敢闻其目？”太公曰：“将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名曰礼将。将不身服礼，无以知士卒之寒暑。出隘塞，犯泥涂，将必先下步，名曰力将。将不身服力，无以知士卒之劳苦。军皆定次，将乃就舍；炊者皆熟，将乃就食；军不举火，将亦不举，名曰止欲将。将不身服止欲，无以知士卒之饥饱。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，故三军之众，闻鼓声

则喜，闻金声则怒。高城深池，矢石繁下，士争先登；白刃始合，士争先赴。士非好死而乐伤也，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，而见劳苦之明也。”

阴符第二十四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三军猝有缓急，或利或害。吾将以近通远，从中应外，以给三军之用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主与将，有阴符，凡八等。有大胜克敌之符，长一尺。破军杀将之符，长九寸。降城得邑之符，长八寸。却敌报远之符，长七寸。誓众坚守之符，长六寸。请粮益兵之符，长五寸。败军亡将之符，长四寸。失利亡士之符，长三寸。诸奉使行符，稽留者，若符事泄，闻者告者，皆诛之。八符者，主将秘闻，所以阴通言语，不泄中外相知之术。敌虽圣智，莫之通识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阴书第二十五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主将欲合兵，行无穷之变，图不测之利。其事繁多，符不能明；相去辽远，言语不通。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诸有阴事大虑，当用书，不用符。主以书遗将，将以书问主。书皆一合而再离，三发而一知。再离者，分书为三部。三发而一知者，言三人，人操一分，相参而不知情也。此谓阴书。敌虽圣智，莫之能识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军势第二十六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攻伐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势因敌之动，变生于两阵之间，奇正发于无穷之源。故至事不语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听也。兵之用者，其状不定见也。倏而往，倏而来，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。闻则议，见则图，知则困，辨则危。

“故善战者，不待张军。善除患者，理于未生。胜敌者，胜于无形。上战无与战。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将也。设备于已失之后者，非上圣也。智与众同，非国师也，技与众同，非国工也。事莫大于必克，用莫大于玄默，动莫大于不意，谋莫大于不识。

“夫先胜者，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。故事半而功倍也。圣人征于天地之动，孰知其纪。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。当天地盈缩，因以为常。物有生死，因天地之形。故曰：未见形而战，虽众必败。”

“善战者，居之不挠，见胜则起，不胜则止。故曰：无恐惧，无犹豫。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

“善战者，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。失利后时，反受其殃。故智者从之而不失；巧者一决而不犹豫。是以疾雷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。赴之若惊，用之若狂；当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御之。

“夫将，有所不言而守者，神也。有所不见而视者，明也。故知神明之道，野无横敌，对无立国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奇兵第二十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法，大要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古之善战者，非能战于天上，非能战于地下；其成与败，皆由神势。得之者昌，失之者亡。

“夫两阵之间，出甲陈兵，纵卒乱行者，所以为变也。深草蓊翳者，所以遁逃也。溪谷险阻者，所以止车御骑也。隘塞山林者，所以少击众也。坳泽窈冥者，所以匿其形也。清明无隐者，所以战勇力也。疾如流矢，击如发机者，所以破精微也。诡伏设奇，远张诳诱者，所以破军擒将也。四分五裂者，所以击圆破方也。因其惊骇者，所以一击十也。因其劳倦暮舍者，所以十击百也。奇技者，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。强弩长兵者，所以踰水战也。长关远候，暴疾谬遁者，所以降城服邑也。鼓行讙器者，所以行奇谋也。大风甚雨者，所以搏前擒后也。伪称敌使者，所以绝粮道也。谬号令，与敌同服者，所以备走北也。战必以义者，所以励众胜敌也。尊爵重赏者，所以劝用命也。严刑重罚者，所以进罢怠也。一喜一怒，一予一夺，一文一武，一徐一疾者，所以调和三军，制一臣下也。处高敞者，所以警守也。保险阻者，所以为固也。山林茂秽者，所以默往来也。深沟高垒，积粮多者，所以持久也。

“故曰：不知战攻之策，不可以语敌。不能分移，不可以语奇。不通治乱，不可以语变。故曰：将不仁，则三军不亲。将不勇，则三军不锐。将不智，则三军大疑。将不明，则三军大倾。将不精微，则三军失其机。将不常戒，则三军失其备。将不强力，则三军失其职。

“故将者，人之司命，三军与之俱治，与之俱乱。得贤将者，兵强国昌。不得贤将者，兵弱国亡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五音第二十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律音之声，可以知三军之消息，胜负之决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深哉！王之问也。夫律管十二，其要有五音：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此真正声也，万代不易。五行之神，道之常也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各以其胜攻也。古者三皇之世，虚无之情，以制刚强。无有文字，皆由五行。五行之道，天地自然。六甲之分，微妙之神。

“其法以天清静，无阴云风雨，夜半遣轻骑，往至敌人之垒，去九百步外，遍持律管当耳，大呼惊之。有声应管，其来甚微。角声应管，当以白虎。征声应管，当以玄武。商声应管，当以朱雀，羽声应管，当以勾陈。五管声尽不应者，宫也，当以青龙。此五行之符，佐胜之征，成败之机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太公曰：“微妙之音，皆有外候。”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太公曰：“敌人惊动则听之。闻枹鼓之音者，角也。见火光者，征也。闻金铁矛戟之音者，商也。闻人啸呼之音者，羽也。寂寞无闻者，宫也。此五者，声色之符也。”

兵征第二十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，预见胜败之征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胜败之征，精神先见，明将察之，其效在人。谨候敌人出入进退，察其动静，言语妖祥，士卒所告。凡三军悦悻，士卒畏法，敬其将命；相喜以破敌，相陈以勇猛，相贤以威武，此强征也。三军数惊，士卒不齐；相恐以强敌，相语以不利；耳目相属，妖言不止，众口相惑；不畏法令，不重其将，此弱征也。

“三军齐整，阵势以固，深沟高垒，又有大风甚雨之利；三军无故，旌旗前指，金铎之声扬以清，鼙鼓之声宛以鸣。此得神明之助，大胜之征也。行阵不固，旌旗乱而相遶；逆大风甚雨之利；士卒恐惧，气绝而不属；戎马惊奔，兵车折轴；金铎之声下以浊，鼙鼓之声湿以沐。此大败之征也。

“凡攻城围邑，城之气色如死灰，城可屠。城之气出而北，城可克。城之气出而西，城可降。城之气出而南，城不可拔。城之气出而东，城不可攻。城之气出复入，城主逃北。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，军必病。凡攻城围邑，过旬不雷不雨，必亟去之，城必有大辅。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，不可攻而止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农器第三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安定，国家无争。战攻之具，可无修乎？守御之备，可无设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战攻守御之具，尽在于人事。耒耜者，其行马蒺藜也。马牛车舆者，其营垒蔽橹也。锄耰之具，其矛戟也。蓑薛笠笠，其甲冑也。镢锛斧锯杵臼，其攻城器也。牛马，所以转输粮也。鸡犬，其伺候也。妇人织纴，其旌旗也。丈夫平壤，其攻城也。春鋤草棘，其战车骑也。夏田畴，其战步兵也。秋刈禾薪，其粮食储备也。冬实仓廩，其坚守也。田里相伍，其约束符信也。里有吏，官有长，其将帅也。里有周垣，不得相过，其队分也。输粟取刍，其廩库也。春秋治城郭，修沟渠，其堑垒也。

“故用兵之具，尽于人事也。善为国者，取于人事。故必使遂其六畜，辟其田野，究其处所。丈夫治田有亩数，妇人织纴有尺度，其富国强兵之道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第四篇虎韬

军用第三十一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举兵，三军器用，攻守之具，科品众寡，岂有法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大哉王之问也。夫攻守之具，各有科品，此兵之大威也。”武王曰：“愿闻之。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大数，将甲士万人，法用。

“武卫大夫扶胥三十六乘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，一车七十二人；车四马骈架，六尺车轮；车上立旗鼓，兵法谓之震撼。陷坚阵，败强敌。

“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乘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；五尺车轮，绞车连弩自副。陷坚阵，败强敌。

“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四乘。绞车连弩自副；陷坚阵，败强敌。

“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乘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；飞鳧电影自副。飞鳧，赤茎白羽；电影，青茎赤羽。昼则以绛縞，长六尺，广六寸，为光耀；夜则以白縞，为流星。陷坚阵，败步骑。

“冲车大扶胥三十六乘。螳螂武士共载，可以击纵横，败强敌。

“轻车骑寇，一名电车，兵法谓之电击。陷坚阵，败步骑。

“矛戟轻车扶胥一百六十乘。螳螂武士三人共载，兵法谓之霆击。陷坚阵，败步骑。

“方首天掇，重十二斤，柄长五尺，一千二百枚。大柯斧又名天钺，刀长八寸，重八斤，柄长五尺，一千二百枚。方首天槌，重八斤，柄长五尺，一千二百枚。败步骑群寇。

“飞钩，长八寸，钩芒长四寸，柄长六尺，一千二百枚。以投其众。

“三车拒守，木螳螂，剑刃，行拒马，广二丈，一百二十具。平易地，以步兵败车骑。

“木蒺藜，去地二尺五寸，一百二十具。短冲矛戟扶胥一百二十辆。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遮走北。

“狭路微径，张铁蒺藜，芒高四寸，广八寸，一千二百具。败步骑。

“夜暝来促战，白刃接。铺两鍬蒺藜，芒间相去二尺，一万二千具。旷林草中，方胸铤矛，一千二百具；张铤矛法，高一尺五寸，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遮走北。

“狭路微径，地陷，铁械锁，一百二十具，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遮走北。

“垒门拒守，矛戟小楯十二具，绞车连弩自副。三军拒守，天罗虎落锁，广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一百二十具，虎落剑刃扶胥，广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五百一十具。

“渡沟堑，飞桥一间，广一丈五尺，长二丈，转关辘轳八具，以环利通索张之。

“渡大水，飞江，广一丈五尺，长二丈，共八具，以环利通索张之。天浮，三十二具，以环络连接。

“山林野居，结虎落柴营，用环利铁锁，环利大通索，环利中通索，环利小微螺，天雨盖，重车上板，结泉鋤铍，车一乘，以铁杙张之。

“伐木天斧，重八斤，柄长三尺，三百枚。柴镞，刃广六寸，柄长五尺，三百枚。铜筑固为垂，长五尺，二百枚。鹰爪。方胸铁把，柄长七尺，三百枚。方胸铁叉，柄长七尺，三百枚。方胸两枝铁叉，柄长七尺，三百枚。芟草木大镰，柄长七尺，三百枚。大櫓刃，重八斤，柄长六尺，三百枚。委环铁杙，长三尺，三百枚。椽杙大槌，重五斤，柄长二尺，百二十枚。

“甲士万人，强弩六千，戟櫓二千，矛櫓二千，修治攻具，砥砺兵器，巧手三百人。此举兵之大数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允哉。”

三阵第三十二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为天阵、地阵、人阵，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日日星辰斗柄，一左一右，一向一背，此谓天陈。丘陵水泉，亦有前后左右之利，此谓地阵。用车用马，用文用武，此谓人阵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疾战第三十三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敌人围我，断我前后，绝我粮道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此天下之困兵也。暴用之则胜，徐用之则败。如此者，为四武冲阵，以武车骁骑惊乱其军而疾击之，可以横行。”

武王曰：“若已出围地，欲因以为胜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左军疾左，右军疾右，无与敌人争道。中军迭前迭后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”

必出第三十四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敌人四合而围我，断我归道，绝我粮食。敌人既众，粮食甚多，险阻又固。我欲必出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必出之道，器械为宝，勇斗为首。审知敌人空虚之地，无人之处，可以必出。将士持玄旗，操器械，设衔枚，夜出。勇力飞走，冒将之士，居前，平垒为军开道。材士强弩为伏兵，居后。弱卒车骑居中。阵毕徐行，慎无惊骇。以武冲扶胥，前后拒守。武翼大櫓，以蔽左右。敌人若惊，勇力冒将之士疾击而前。弱卒车骑，以属其后。材士强弩，隐伏而处。审候敌人追我，伏兵疾击其后。多其火鼓，若从地出，若从天下。三军勇斗，莫我能御。”

武王曰：“前有大水、广堑、深坑，我欲踰渡，无舟楫之备。敌人屯垒，限我军前，塞我归道；斥候常戒；险塞尽守；车骑要我前，勇士击我后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大水、广堑、深坑，敌人所不守；或能守之，其卒必寡。若此者，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军。勇力材士，从我所指，冲敌绝阵，皆致其死。先燔吾辎重，烧吾粮食，明告吏士，勇斗则生，不勇则死。已出，令我踵军，设云火远候，必依草木、丘墓、险阻。敌人车骑，必不敢远追长驱。因以火为记，先出者，令至火而止，为四武冲阵。如此，则三军皆精锐勇斗，莫我能止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军略第三十五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深溪大谷险阻之水。吾三军未得毕济，而天暴雨，流水大至。后不得属于前，无舟梁之备，又无水草之资。吾欲毕济，使三军不稽留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帅师将众，虑不先设，器械不备；教不精信，士卒不习。若此，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。凡三军有大事，莫不习用器械。若攻城围邑，则有辘轳临冲；视城中，则有云梯飞楼。三军行止，则有武冲大橧。前后拒守，绝道遮街，则有材士强弩，卫其两旁。设营垒，则有天罗武落，行马蒺藜。画则登云梯远望，立五色旌旗。夜则火云万炬，击雷鼓，振鼙铙，吹鸣笳。越沟堑，则有飞桥、转关、辘轳、鉏耜。济大水，则有天潢、飞江。逆波上流，则有浮海、绝江。三军用备，主将何忧。”

临境第三十六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与敌人临境相拒，彼可以来，我可以往，阵皆坚固，莫敢先举。我欲往而袭之，彼亦可以来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分兵三处。令我前军，深沟增垒而无出，列旌旗，击鼙鼓，完为守备。令我后军，多积粮食，无使敌人知我意。发我锐士，潜袭其中，击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敌人不知我情，则止不来矣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之情，通我之机，动则得我事。其锐士伏于深草，要我隘路，击我便处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令我前军，日出挑战，以劳其意。令我老弱，曳柴扬尘，鼓呼而往来，或出其左，或出其右，去敌无过百步，其将必劳，其卒必骇。如此，则敌人不敢来。吾往者不止，或袭其内，或击其外，三军疾战，敌人必败。”

动静第三十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之军相当。两阵相望，众寡

强弱相等，不敢先举。吾欲令敌人将帅恐惧，士卒心伤，行阵不固，后军欲走，前阵数顾。鼓噪而乘之，敌人遂走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发我兵，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，车骑百里而越其前后。多其旌旗，益其金鼓。战合，鼓噪而俱起。敌将必恐，其军惊骇。众寡不相救，贵贱不相待，敌人必败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之地势，不可伏其两旁，车骑又无以越其前后。敌知我虑，先施其备。吾士卒心伤，将帅恐惧，战则不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诚哉王之问也。如此者，先战五日，发我远候，往视其动静，审候其来，设伏而待之。必于死地，与敌相遇。远我旌旗，疏我行阵。必奔其前，与敌相当。战合而走，击金而止。三里而还，伏兵乃起。或陷其两旁，或击其先后，三军疾战，敌人必走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金鼓第三十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相当。而天大寒甚暑，日夜霖雨，旬日不止。沟垒悉坏，隘塞不守，斥堠懈怠，士卒不戒。敌人夜来，三军无备，上下惑乱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三军以戒为固，以怠为败。令我垒上，谁何不绝；人执旌旗，外内相望，以号相命，勿令乏音，而皆外向。三千人为一屯，诫而约之，各慎其处。敌人若来，视我军之警戒，至而必还，力尽气怠。发我锐士，随而击之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随之，而伏其锐士，佯北不止。遇伏而还，或击我前，或击我后，或薄我垒。吾三军大恐，扰乱失次，离其处所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分为三队，随而追之，勿越其伏。三队俱至，或击其前后，或陷其两旁。明号审令，疾击而前，敌人必败。”

绝道第三十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相守。敌人绝我粮道，又越我前后。吾欲战则不可胜，欲守则不可久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深入敌人之境，必察地之形势，务求便利。依山林险阻，水泉林木，而为之固；谨守关梁，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。如是，则我军坚固，敌人不能绝我粮道，又不能越我前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吾三军过大林广泽平易之地，吾候望误失，仓卒与敌人相薄。以战则不胜，以守则不固。敌人翼我两旁，越我前后，三军大恐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帅师之法，常先发远候，去敌二百里，审知敌人所在。地势不利，则以武冲为垒而前，又置两踵军于后，远者百里，近者五十里。即有警

急，前后相知，吾三军常完坚，必无毁伤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略地第四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胜深入，略其地，有大城不可下。其别军守险阻，与我相拒。我欲攻城围邑，恐其别军猝至而薄我。中外相合，拒我表里。三军大乱，上下恐骇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攻城围邑，车骑必远，屯卫警戒，阻其内外。中人绝粮，外不得输，城人恐怖，其将必降。”

武王曰：“中人绝粮，外不得输，阴为约誓，相与密谋。夜出，穷寇死战。其车骑锐士，或冲我内，或击我外。士卒迷惑，三军败乱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当分为三军，谨视地形而处。审知敌人别军所在，及其大城别堡，为之置遗缺之道以利其心；谨备勿失。敌人恐惧，不入山林，即归大邑，走其别军。车骑远邀其前，勿令遗脱。中人以为先出者得其径道，其练卒材士必出，其老弱独在。车骑深入长驱，敌人之军，必莫敢至。慎勿与战，绝其粮道，围而守之，必久其日。

“无燔人积聚，无毁人宫室，冢树社丛勿伐。降者勿杀，得而勿戮，示之以仁义，施之以厚德。令其士民曰：『辜在一人』。如此则天下和服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火战第四十一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深草蓊秽，周吾军前后左右。三军行数百里，人马疲倦休止。敌人因天燥疾风之利，燔吾上风，车骑锐士，坚伏吾后。三军恐怖，散乱而走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若此者，则以云梯飞楼，远望左右，谨察前后。见火起，即燔吾前而广延之，又燔吾后。敌人苟至，即引军而却，按黑地而坚处，敌人之来。犹在吾后，见火起，必远走。吾按黑地而处，强弩材士，卫吾左右，又燔吾前后。若此，则敌人不能害我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燔吾左右，又燔前后，覆吾军，其大兵按黑地而起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若此者，为四武冲阵，强弩翼吾左右，其法无胜亦无负。”

垒虚第四十二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何以知敌垒之虚实，自来自去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必上知天道，下知地利，中知人事。登高下望，以观敌之变动。望其垒，则知其虚实。望其士卒，则知其来去。”

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听其鼓无音，铎无声；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。上无氛气，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。敌人猝去不远，未定而复反者

，彼用其士卒太疾也。太疾则前后不相次。不相次，则行阵必乱。如此者，急出兵击之。以少击众，则必败矣。”

第五篇豹韬

林战第四十三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大林，与敌人分林相拒。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使吾三军，分为冲阵。便兵所处，弓弩为表，戟楯为里。斩除草木，极广吾道，以便战所。高置旌旗，谨敕三军，无使敌人知吾之情，是谓林战。林战之法，率吾矛戟，相与为伍。林间木疏，以骑为辅，战车居前，见便则战，不见便则止。林多险阻，必置冲阵，以备前后。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更战更息，各按其部，是为林战之纪。”

突战第四十四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敌人深入长驱，侵掠我地，驱我牛马；其三军大至，薄我城下。吾士卒大恐；人民系累，为敌所虏。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谓之突兵，其牛马必不得食，士卒绝粮，暴击而前。令我远邑别军，选其锐士，疾击其后。审其期日，必会于晦。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虏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分为三四，或战而侵掠我地，或止而收我牛马。其大军未尽至，而使寇薄我城下，致吾三军恐惧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谨候敌人，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。去城四里而为垒，金鼓旌旗，皆列而张。别队为伏兵。令我垒上，多精强弩。百步一突门，门有行马。车骑居外，勇力锐士，隐而处。敌人若至，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；令我城上立旌旗，击鼙鼓，完为守备。敌人以我为守城，必薄我城下。发吾伏兵以充其内，或击其外。三军疾战，或击其前，或击其后。勇者不得斗，轻者不及走，名曰突战。敌人虽众，其将必走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敌强第四十五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冲军相当。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。敌人夜来，或攻吾左，或攻吾右，三军震动。吾欲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谓之震寇。利以出战，不可以守。选吾材士强弩车骑为左右，疾击其前，急攻其后；或击其表，或击其里。其卒必乱，其将必骇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远遮我前，急攻我后，断我锐兵，绝我材士。吾内外不得相闻，三军扰乱，皆败而走。士卒无斗志，将吏无守心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明哉王之问也。当明号审令，出我勇锐冒将之士，人操炬火，二人同鼓。必知敌人所在，或击其表里。微号相知，令之灭火，鼓音皆止。中外相应，期约皆当。三军疾战，敌必败亡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敌武第四十六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猝遇敌人，甚众且武。武车骁骑，绕我左右。吾三军皆震，走不可止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谓之败兵。善者以胜，不善者以亡。”

武王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伏我材士强弩，武车骁骑，为之左右，常去前后三里。敌人逐我，发我车骑，冲其左右。如此，则敌人扰乱，吾走者自止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与我车骑相当，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。其来整治精锐，吾阵不敢当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选我材士强弩，伏于左右，车骑坚阵而处。敌人过我伏兵，积弩射其左右；车骑锐兵，疾击其军，或击其前，或击其后。敌人虽众，其将必走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乌云山兵第四十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高山盘石，其上亭亭，无有草木，四面受敌。吾三军恐惧，士卒迷惑。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三军处山之高，则为敌所栖，处山之下，则为敌所囚。既以被山而处，必为乌云之阵。乌云之阵，阴阳皆备。或屯其阴，或屯其阳。处山之阳，备山之阴。处山之阴，备山之阳。处山之左，备山之右。处山之右，备山之左。敌所能陵者，兵备其表。衢道通谷，绝以武车。高置旌旗；谨三军，无使敌人知吾之情，是谓山城。行列已定，士卒已阵，法令已行，奇正已设，各置冲阵于山之表，便兵所处。乃分车骑为乌云之阵。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擒。”

乌云泽兵第四十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临水相拒。敌富而众，我贫而寡。踰水击之，则不能前。欲久其日，则粮食少。吾居斥鹵之地，四旁无邑，又无草木。三军无所掠取，牛马无所刍牧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三军无备，士卒无粮，牛马无食。如此者，索便诈敌而亟去之，设伏兵于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不可得而诈。吾士卒迷惑。敌人越我前后，吾三军败而走。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求途之道，金玉为主，必因敌使，精微为宝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伏兵，大军不肯济，别将分队，以踰于水。吾三军大恐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分为冲阵，便兵所处。须其毕出，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后。强弩两旁，射其左右。车骑分为乌云之阵，备其前后。三军疾战。敌人见我战合，其大军必济水而来。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后，车骑冲其左右。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”

“凡用兵之大要，当敌临战，必置冲阵，便兵所处。然后以车骑分为乌云之阵，此用兵之奇也。所谓乌云者，乌散而云合，变化无穷者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少众第四十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以少击众，以弱击强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以少击众者，必以日之暮，伏以深草，要之隘路。以弱击强者，必得大国之与，邻国之助。”

武王曰：“我无深草，又无隘路，敌人已至，不适日暮；我无大国之与，又无邻国之助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妄张诈诱，以荧惑其将，迂其途，令过深草；远其路，令会日暮。前行未渡水，后行未及舍，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左右，车骑扰乱其前后。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事大国之君，下邻国之士，厚其币，卑其辞。如此，则得大国之与，邻国之助矣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分险第五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相遇于险阨之中。吾左山而右水；敌右山而左水，与我分险相拒。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处山之左，急备山之右；处山之右，急备山之左。险有大水，无舟楫者，以天潢济吾三军。已济者，亟广吾道，以便战所。以武冲为前后，列其强弩，令行阵皆固。衢道谷口，以武冲绝之。高置旌旗，是为军城。凡险战之法，以武冲为前，大櫓为卫；材士强弩，翼吾左右。三千人为一屯，必置冲阵，便兵所处。左军以左，右军以右，中军以中，并攻而前。已战者，还归屯所，更战更息，必胜乃已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第六篇犬韬

分合第五十一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帅师，三军分为数处，将欲期会合战，约誓赏罚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法，三军之众，必有分合之变。其大将先定战地战日

，然后移檄书与诸将吏期，攻城围邑，各会其所；明告战日，漏刻有时。大将设营而阵，立表辕门，清道而待。诸将吏至者，校其先后；先期至者赏，后期至者斩。如此，则远近奔集，三军俱至，并力合战。”

武锋第五十二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要，必有武车骁骑，驰阵选锋，见可则击之。如何而可击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夫欲击者，当审察敌人十四变。变见则击之，敌人必败。”武王曰：“十四变可得闻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敌人新集可击。人马未食可击。天时不顺可击。地形未得可击。奔走可击。不戒可击。疲劳可击。将离士卒可击。涉长路可击。济水可击。不暇可击。阻难狭路可击。乱行可击。心怖可击。”

练士第五十三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练士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军中有大勇力，敢死乐伤者，聚为一卒，名为冒刃之士。

“有锐气壮勇强暴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陷阵之士。

“有奇表长剑，接武齐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勇锐之士。

“有披距伸钩，强梁多力，溃破金鼓，绝灭旌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勇力之士。

“有踰高绝远，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寇兵之士。

“有王臣失势，欲复见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死斗之士。

“有死将之人，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死愤之士。

“有贫穷忿怒，欲快其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必死之士。

“有赘婿人虏，欲掩揭名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励钝之士。

“有胥靡免罪之人，欲逃其耻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幸用之士。

“有材技兼人，能负重致远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待命之士。

“此军之练士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教战第五十四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合三军之众。欲令士卒服习教战之道，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领三军，必有金鼓之节，所以整齐士众者也，将必明告吏士，申之以三令，以教操兵起居，旌旗指麾之变法。故教吏士，使一人学战；教成，合之十人。十人学战；教成，合之百人。百人学战；教成，合之千人。千人学战；教成，合之万人。万人学战；教成，合之三军之众。大战之法，教成，合之百万之众。故能成其大兵，立威于天下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均兵第五十五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以车与步卒战，一车当几步卒，几步卒当一车？以骑与步卒战，一骑当几步卒，几步卒当一骑？以车与骑战，一车当几骑，几骑当一车？”

太公曰：“车者，军之羽翼也，所以陷坚阵，要强敌，遮走北也。骑者，军之伺候也，所以踵败军，绝粮道，击便寇也。”

“故车骑不敌战，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，三军之众成阵而相当，则易战之法，一车当步卒八十人，八十人当一车；一骑当步卒八人，八人当一骑；一车当十骑，十骑当一车。险战之法，一车当步卒四十人，四十人当一车；一骑当步卒四人，四人当一骑；一车当六骑，六骑当一车。夫车骑者，军之武兵也。十乘败千人，百乘败万人；十骑走百人，百骑走千人，此其大数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车骑之吏数与阵法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置车之吏数：五车一长，十五车一吏，五十车一率，百车一将。易战之法，五车为列，相去四十步，左右十步，队间六十步。险战之法，车必循道，十五车为聚，三十车为屯，前后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六步，队间三十六步。纵横相去一里，各返故道。”

“置骑之吏数：五骑一长，十骑一吏，百骑一率，二百骑一将。易战之法：五骑为列，前后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四步，队间五十步；险战之法：前后相去十步，左右二步，队间二十五步。三十骑为一屯，六十骑为一辈，纵横相去百步，周还各复故处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武车士第五十六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选车士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选车士之法，取年四十以下，长七尺五寸以上，走能逐奔马，及驰而乘之，前后左右，上下周旋，能束缚旌旗；力能馘八石弩，射前后左右，皆便习者，名曰武车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”

武骑士第五十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选骑士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选骑士之法，取年四十以下，长七尺五寸以上，壮健捷疾，超绝伦等；能驰骑馘射，前后左右，周旋进退；越沟堑，登丘陵，冒险阻，绝大泽；驰强敌，乱大众者，名曰武骑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”

战车第五十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车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步贵知变动，车贵知地形，骑贵知别径奇道，三军同名而异用也。凡车之战，死地有十，胜地有八。”

武王曰：“十死之地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往而无以还者，车之死地也。越绝险阻，乘敌远行者，车之竭地也。前易后险者，车之困地也。陷之险阻而难出者，车之绝地也。下渐泽，黑土黏埴者，车之劳地也。左险右易，上陵仰

阪者，车之逆地也。殷草横亩，犯历浚泽者，车之拂地也。车少地易，与步不敌者，车之败地也。后有沟渎，左有深水，右有峻阪者，车之坏地也。日夜霖雨，旬日不止，道路溃陷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解者，车之陷地也。此十者，车之死地也。故拙将之所以见擒，明将之所以能避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八胜之地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敌之前后，行阵未定，即陷之。旌旗扰乱，人马数动，即陷之。士卒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即陷之。阵不坚固，士卒前后相顾，即陷之。前往而疑，后往而怯，即陷之。三军猝惊，皆薄而起，即陷之。战于易地，暮不能解，即陷之。远行而暮舍，三军恐惧，即陷之。此八者，车之胜地也。”

“将明于十害八胜，敌虽围周，千乘万骑，前驱旁驰，万战必胜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战骑第五十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骑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骑有十胜九败。”

武王曰：“十胜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敌人始至，行阵未定，前后不属，陷其前骑，击其左右，敌人必走。敌人行阵，整齐坚固，士卒欲斗。吾骑翼而勿去，或驰而往，或驰而来，其疾如风，其暴如雷，白昼如昏，数更旌旗，变更衣服，其军可克。敌人行阵不固，士卒不斗。薄其前后，猎其左右，翼而击之，敌人必惧。敌人暮欲归舍，三军恐骇，翼其两旁，疾击其后，薄其垒口，无使得入，敌人必败。敌人无险阻保固，深入长驱，绝其粮道，敌人必饥。地平而易，四面见敌，车骑陷之，敌人必乱。敌人奔走，士卒散乱。或翼其两旁，或掩其前后，其将可擒。敌人暮返，其兵甚众，其行阵必乱。令我骑十而为队，百而为屯，车五而为聚，十而为群，多设旌旗，杂以强弩；或击其两旁，或绝其前后，敌将可虏。此骑之十胜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九败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；敌人佯走，以车骑返击我后，此骑之败地也。追北踰险，长驱不止；敌人伏我两旁，又绝我后，此骑之围地也。往而无以返，入而无以出，是谓陷于天井，顿于地穴，此骑之死地也。所从入者隘，所从出者远。彼弱可以击我强，彼寡可以击我众，此骑之没地也。大涧深谷，翳茂林木，此骑之竭地也。左右有水，前有大阜，后有高山；三军战于两水之间，敌居表里，此骑之艰地也。敌人绝我粮道，往而无以还，此骑之困地也。污下沮泽，进退渐洳，此骑之患地也。左有深沟，右有坑阜，高下如平地，进退诱敌，此骑之陷地也。此九者，骑之死地也。明将之所以远避，闇将之所以陷败也。”

战步第六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步兵与车骑战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步兵与车骑战者，必

依丘陵险阻，长兵强弩居前，短兵弱弩居后，更发更止。敌之车骑虽众而至，坚阵疾战，材士强弩，以备我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吾无丘陵，又无险阻。敌人之至，既众且武，车骑翼我两旁，猎我前后。吾三军恐惧，乱败而走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令我士卒为行马，木蒺藜，置牛马队伍，为四武冲阵；望敌车骑将来，均置蒺藜；掘地匝后，广深五尺，名曰命笼。人操行马进步，阑车以为垒，推而前后，立而为屯；材士强弩，备我左右。然后令我三军，皆疾战而不解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